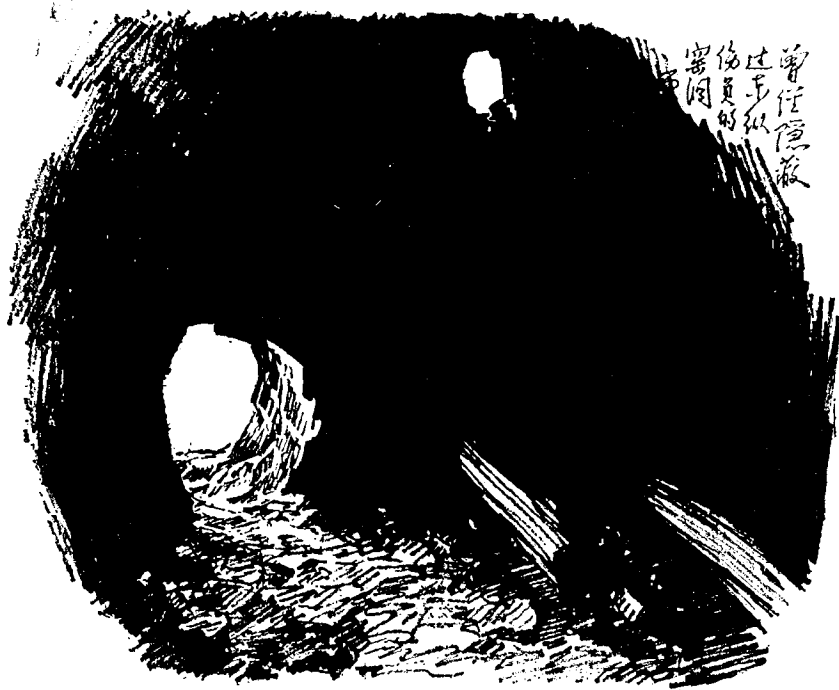


随 军



11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难忘的地方（速写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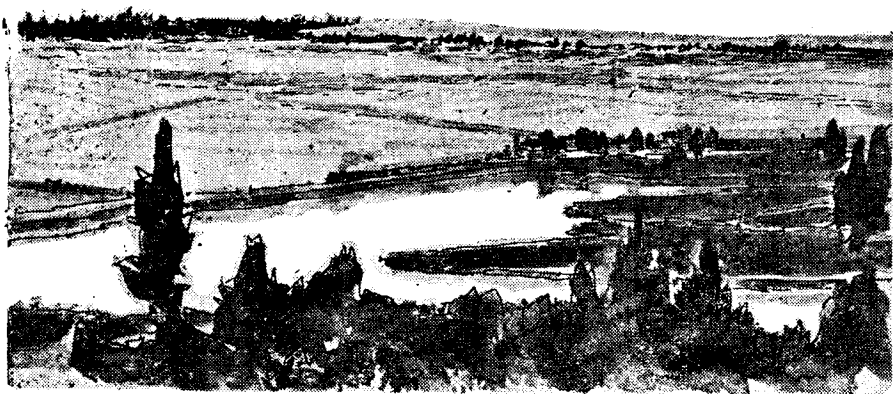
项而躬

延安宝塔山下（速写）



陈洞庭

1977.5.15于延安宝塔山下 洞庭



莺歌海盐场远眺（速写）

陈洞庭

DE79/28

陸軍

丛刊

第十一集 目录

· 玫瑰园 ·

读书权利得来不易 (外一篇)	硕 平	1
用人琐谈	木之青	5
事实和说谎	天 纵	12
红尘漫语	司马玉常	15

· 风物志 ·

马上皇帝	田 间	23
宝瓶口遐思 (外一篇)	岑 桑	26
话龙	吕阶云	33
金陵遗踪	柳 嘉	35
“怪雨”趣谈	许兴汉	42

· 鲁迅与我们 ·

广东木刻家史传摭拾 (下篇)	马蹄疾	45
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· 人物记 ·

艺术家新凤霞	桑逢康	60
他在大地上绘画……	李春晓 袁效贤	67

779301

漫话“洗夫人”	黎国器	72
---------	-----	----

· 诗文漫步 ·

朱自清先生和旧诗	赵仲邑	75
----------	-----	----

文学创作杂记	高行健	81
--------	-----	----

秀句堪夸（外两篇）	肖文苑	86
-----------	-----	----

· 史缝杂想 ·

宋璟其人其事	李汝伦	92
--------	-----	----

· 读书与思考 ·

古代法制杂谈	林剑鸣	96
--------	-----	----

文未必如其人	延 龄	100
--------	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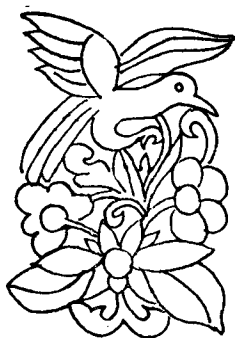
逻辑与洪承畴	一 德	102
--------	-----	-----

· 民俗篇 ·

天上人间	梅中泉	104
------	-----	-----

· 文史荟萃 ·

兼堂谜语	肖 谷	107
------	-----	-----



画苑拾英	沈仁康	115
------	-----	-----

· 生物小品 ·

话兰	吕俊	119
----	----	-----

花如金合欢、材比酸枝木的台湾相思	肖嘉	12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

长颈鹿古今谈	陆晟	125
--------	----	-----

鲤鱼杂话	刘发清	130
------	-----	-----

· 齐放与争鸣 ·

“九儒”说略考	王国荣	133
---------	-----	-----

关于篆刻字形变化的商榷	胡天德	136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福尔摩斯翻生与曹操翻案	兼子	139
-------------	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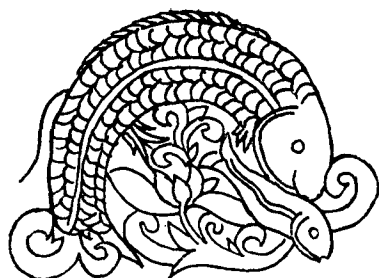
· 观余随谈 ·

泥塑“疯僧”的启示	姚华飞	143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测字种种	区荣光	145
------	-----	-----

· 河山春 ·

吴苑深处	沈默	148
------	----	-----



天涯更有天	天 来	155
-------	-----	-----

黄山的花	苏 川	158
------	-----	-----

· 戏史杂谈 ·

康海与李梦阳的深厚友谊	蒋星煜	161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京剧与慈禧	陶 雄	168
-------	-----	-----

· 窗 口 ·

蜻蜓（外三篇）	〔日〕志贺直哉著	王延龄译	171
-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	-----

达·芬奇寓言	杜 渐译	176
--------	------	-----

· 笔记文学零谈 ·

关于“随笔”的随笔	朱素君	184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刘邦有名无字辩	锐 声	190
---------	-----	-----

御史府到都察院	肖 煜	191
---------	-----	-----

封面题字	黄药眠
------	-----

封面、封二、封三	（速写）项而躬 陈洞庭
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

读书权利得来不易

(外一篇)

—— 硕 平

在人们书信来往中，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情况：一封看起来极其平常的信，平平常常的纸，平平常常的字迹，平平常常的语句，都会激起收信人感情上非同寻常的波澜。此刻，我一遍又一遍读着一封陌生人的信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“李同志，不，李老师，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考取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你大概还会记得，五年前，当我被那些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幌子、派驻上层建筑的特派员们莫名其妙的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时候，是您，出于义愤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挺身而出为我说了话……”

怎么能忘五年前那幕可笑、可恨而又可悲的丑剧呢？

那一年进驻某单位的那位“特派员”把我找去，说是要“借”我去帮助整理一份反革命定案报告的旁证材料，写这份材料的依据是一本黑色封面的软抄簿和一本封面残缺的《鲁迅小说选》。

“特派员”象煞有介事的对我说：“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，我把那些反动透顶的黑话打了××，加上批语，你根据这个精神把它归总成文就是了。”

然而打开那本抄簿，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惊奇程度了：这不过是个青年文学爱好者抄录了一些自己爱好的古典文学的摘

录。但是根据那些摘句，“特派员”大人的精彩批语，实在令人吃惊！

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这不是杜甫的《春望》么。批语是：“为走资派父亲失去的天堂鸣冤叫屈！”莫非杜甫的父亲是唐朝的“走资派”？对李白《蜀道难》的批语是：“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拟于艰难的道路，是迂回曲折发泄反革命情绪！”妙啊，李白也卷进两条道路斗争去了！而且堕落成为一千多年前的“社会主义”的反面教员。诸如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其批曰：“看什么！难道要居高临下和我们对着干吗？”天晓得，唐代诗人也许成了什么黑干将？马致远的《天净沙》，旁边的批语是：“诅咒无产阶级是西风瘦马，反动透顶！”真是“透”了“顶”，元朝的杂剧作家居然会诅咒七百年后的无产阶级了！……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翻开那本小说，阿Q、闰土这些凡是中国人都熟悉的鲁迅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赫然列在眼前。然而也有了“朱批”。《狂人日记》是“含沙射影，疯狂发泄”！《祝福》则是“宣传封建迷信”！《伤逝》则妙不可言，竟为：“宣传爱情至上的黄色小说”！好家伙，鲁迅先生如果地下有知，一定庆幸自己幸而去世早了三十多年，不然的话，到了那十年期间，也许成了大毒草作家，进了牛棚。我实在无法整理下去。不久我也被赶到了干校。以后不知经过那位“高人”整理的结果，那位小青年竟被送去了劳改！

大概自古以来，文字狱到了“四人帮”的十年“专政”时期，已达登峰造极。我想那些历代的诗人、作家，怎会想到死去千百年以后，尚且“祸延后人”。从秦始皇、朱元璋到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文网之密，得祸之惨，与“四人帮”一比也要逊色。君不见那个顾问一张嘴，一部《刘志丹》株连数省，瓜蔓抄竟达万人。古今中外哪本书史可以找得出这样的“壮举”呢？

乌云终散尽。我想那位青年现在可以在敞亮的教室里，自由自在地、孜孜不倦地学习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学精华了吧！

我兴奋得提起笔来，给这位青年回信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读书的权利得来不易！”

记应修人童话

在我的书架上，有一本很薄的书，封面是蓝绿的底色，衬托出一座熠熠闪光的宝塔。这本以《金宝塔银宝塔》命名的童话故事集，仅收有应修人烈士的两篇遗作《金宝塔银宝塔》和《旗子的故事》。它和不少善本古籍书、精装理论书籍陈放在一起，被视为我私人藏书的珍品。因为这两篇童话的诞生，曾经有过一番很不平凡的经历。

一九三一年下半年，应修人同志和他的爱人曾岚同志，在上海西摩路（现在的陕西北路）云上邨租了一套房子，以住家为名，在这里设立了党的地下财经机关。

一九二九年八月，我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。一九三一年，党中央决定将彭湃烈士的遗孤、十一岁的小阿松送往苏联学习。在同道赴苏的同志未来到之前，组织上把小阿松安排寄居在应修人家里。应修人夫妇怀着对战友、烈士的深厚革命情谊，无微不至地关照着小阿松。一天，小阿松坐在应修人膝盖上看书，当他看到《儿童世界》上巡捕拿棍棒打小贩，若有所思地挣脱了应修人的怀抱，从他膝上跳下来，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。应修人抱他起来，他把头靠在叔叔肩上，悲愤而坚定地说：“我爸爸是被坏人打死的，我长大了，一定要报仇！”听了孩子的话，应修人久久沉思，心情无法平静。两星期后，小阿松离开了应修人的家。为了怀念这位和他共同生活了半个月的可爱的烈士后代，应修人利用繁忙工作中仅有

的少许间隙，伏案疾书。先是创作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篇《少年先锋队之歌》，接着，根据苏区来的交通员讲的红军战斗故事和有关苏维埃政府的传说，创作了《旗子的故事》、《金宝塔银宝塔》两个童话，发表在当时的《文化月报》和《中国论坛》上。这是革命烈士怀着火一般的热情给革命后一代留下的宝贵礼物。

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，应修人在上海昆山花园英勇牺牲。为防止敌人的搜查破坏，曾岚亲手将这两篇烈士遗作用很小的字抄录下来。《旗子的故事》用毛笔抄写在很薄的纸上，夹在一面镜子里，再请铜匠把镜子焊好。《金宝塔银宝塔》因字数太多，只得密写在表心纸上。两篇作品抄好后，托人带到武汉，交给她母亲保存起来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，这两篇烈士心血凝成的革命童话，又回到曾岚手里。原先珍藏在镜子里的《旗子的故事》字迹仍很清楚，只是纸已发黄。那密写在表心纸上的《金宝塔银宝塔》因字数太多，洗出来一看，许多字迹已模糊不清。为了整理烈士遗著，曾岚费了很多精力，将收集在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》里的《金宝塔银宝塔》抄录下来，补齐了表心纸上看不清楚的字迹，使作品臻于完善。一九五九年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为这两个童话出了单行本。

烈士用他的心血寄托着对新中国儿童的希望，历经艰辛终于保存下来。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。然而，在十年浩劫当中，居然被打成“毒草”，“对儿童有不好影响的坏书”，怎不令人愤慨呢！“四人帮”这伙历史上罕见的奸佞是容不得忠贞之士的心血诗篇的。写到此处，我不禁想起岳坟前的一副对联：“忠邪自古如冰炭，毁誉而今见伪真。”不正是这件事的最好注脚么！

琐 谈

木之青

日行千里 何论黑黄

秦穆公想找一匹千里马，询之于伯乐。伯乐说：“我的朋友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比我还强，我把他推荐给您。”于是，九方皋奉命到各地寻千里马。几个月后回来了，禀报穆公说：“在沙丘的地方找到了千里马。”问：“什么样的马？”答：“黄色的雄马。”牵来一看，却是一匹黑色的雌马。穆公不悦，把伯乐找来责备说：“你推荐的九方皋是个呆子，连雌雄黑黄都分不清，怎么能识千里马？”伯乐喟然长叹说：“果真如此吗？这正是他远远胜过我的地方啊，他看马只看风骨品格，忘了马的表面；只观察他需要观察的，而不观察他不需要观察的，所以他才看见他所要看的，而丢弃他不要看的。他找到的一定是匹千里马。”结果，确是一匹很出色的千里马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观察任何事物，必须抓住本质，舍弃那些同本质没有必然联系的东西。我们看人也应该是这样。有两种情况：一是，一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有正确也有错误，这就要分析哪一方面代表他的本质，如果本质是好的，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不能要求一个人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。二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、兴趣、外

貌等等，对这些不能诸多挑剔，因为这些同一个人的好坏并无本质联系。正如是黑是黄、是雌是雄同是否千里马没有本质联系一样。因此，不管黑马黄马，能日行千里就是好马；不管黑猫白猫，能捉老鼠就是好猫；不管生人熟人，能为人民服务就是好干部。“做官不与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番薯”，这是唐县太爷的座右铭，他的外貌不扬，但能“与民作主”，就不失为当时一位好官。刘备是比较能够知人善任的，但看到庞统外貌粗俗，就派他当一个县令，几乎埋没了人才。

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给我们的借鉴还有两点：其一，要信任专家。秦穆公要九方皋相马，但又不信任他，自己不懂又不相信专家，就会把事情弄糟。我们有些领导同志，看不到周围的人才济济，别人推荐的他又不相信，却在那里高喊“人才危机”，这太象秦穆公了。此外，也有些领导同志寄希望于“远来和尚”，认为“远来和尚会念经”。当然远来和尚可能会念经，而且念得很好，但身边的和尚未必都不会念经，也未必都念得不好，关键就看你是否实事求是，是否相信这些身边和尚。其二，要学习伯乐不但善于相马，而且善于识人，积极地培养和推荐接班人，这不就是“人梯”精神吗？

要有统一的“参照物”

我们不少人遇到过这种情况：到江边送亲友乘船远行，当船开动后，互相挥手致意，这时双方产生了不同的视觉：我们岸上的人看到的是亲友和船离岸而去——越走越远；但在船上的亲友眼里，却是我们和江岸离他而去——越走越远。在物理学上这叫做“参照物”不同。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看待干部必须依据统一的“参照物”，否则各有各的角度，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来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：汉武帝路经郎

署，见一老翁，须眉皓白，衣冠不整，于是问他：“何时为郎？何其老也？”老翁回答说：“臣姓颜名驷，江都人也，以文帝时为郎。”帝又问：“何其老而不遇也？”答：“文帝好文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而臣已老，是以三世不遇，故老于郎署。”武帝为之感动，于是提拔颜驷为会稽都尉。汉朝的三个皇帝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致使颜驷“三世未遇”，白发苍苍，虽然晚年得到提拔，但大好年华已经付诸东流了。汉飞将军李广，出生入死，和匈奴进行过七十余次战斗，为汉王朝立下了辉煌的战功，但因皇上认为他长了一副倒霉相（“悛悛如鄙人”），而且讲话口吃（“讷口少言”、“口不能道辞”），因此一生不能封侯，而且后来被迫自杀，子孙也相继被害。司马迁予以深切同情，喻之以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（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）。苏武出使匈奴，被囚十九年，饮雪吞毡，气贯长虹，“丁年奉使，皓首而归”，只封了个典属国的微职，难怪诗人温庭筠为之忿忿不平：“茂陵不见封侯印，空向秋波哭逝川。”那时，只凭皇上的印象好坏而决定提升或贬黜，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的“参照物”。

我们党对于部的要求，从来就是统一的，我们有“德才兼备”的干部标准，有“任人唯贤”的干部路线，有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制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。在当前，党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又强调了三条：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；二是大公无私，严守法纪，坚持党性，根绝派性；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，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。这就是我们的“参照物”，我们的角度和标准。但是，中央的路线正确，并不等于所有的各级领导同志都能正确执行。有些领导同志的“参照物”硬是与中央的不同，“帮派经”、“关系学”、“印象派”等歪风还不时地吹进这个领域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春雷，又一次震撼大地，深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，乘此东风，查一查

我们的周围，还有没有大大小小的颜驷、李广、苏武……以便吸取必要的教训。

不拘一格用人才

唐朝韩愈在《进学解》里提出了较好的用人主张。他以良匠、良医比之于良相，生动地说明了“不拘一格用人才”的道理。他说：良匠用木，大木自然应该作大梁，但各种细木皆有用场，可以作“桷”（椽子）、作“欂櫨”（短柱）、作“栝橛”（短椽）、作“榑”（户枢）、作“闑”（门限）、作“扂”（门栓）、作“楔”（门旁木），“各得其宜”，“放以成室”，缺了哪一样都盖不成房子。又说：良医用药，有“玉札”、“丹砂”、“赤箭”、“青芝”等贵药，也有一般常见易得的“贱药”，各有各的效能，应“俱收并蓄”。最后他点出：“较长论短，唯器是适，宰相之方也。”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性格、专长、优缺点等，加以适当任用，这是宰相用人的原则。

春秋时代的“四大公子”（信陵君、孟尝君、平原君、春申君），都能做到礼贤下士，杂用各家，士农工商，三教九流，兼收并蓄。孟尝君对门客冯媛，初以为无能之辈，后冯三弹长铗，则待为上宾，终于市义于薛，营造“三窟”，大大巩固和提高了孟尝君的政治地位和声望。信陵君窃符救赵，就是采纳了一位看门老头侯生的计谋，又依靠门客的鸡鸣狗盗之技，才得成功。

在我国历史上，能够大胆任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的事例很多，如汉高祖刘邦就任用了蒯彻（后因避武帝讳改为蒯通）。蒯是韩信的谋士。当时韩信拥兵自重，足可取刘邦而代之。蒯向韩信进言：“夫功者，难成而易败；时者，难得而易失。时乎，时乎，不再来！”可见他想干掉刘邦是多么迫不及待。可惜韩信没有采纳蒯彻的计谋，终遭杀身之祸。蒯也被擒，本该杀头，但刘邦

却赦免了他的罪，并予重用。

今天，我们要同心同德、聚精会神地建设“四化”，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，确实要做到不拘一格用人才。既需要各门各类的专家大显身手，也需要各式各样的人物贡献一技之长。我们党有一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路线，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历史上任何朝代、任何阶级都根本无法比拟的。但是，历史的经验，毕竟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成果，我们对它是应该有所借鉴的。

不要隔门缝看人——把人看扁

做干部工作的同志，要具备很强的党性，很高的原则性，很明确的政策观点，才能做好干部工作。首先，对于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，从纵面、横面、正面、侧面等多方面来考察干部，不能因一时一事的表现而作本质的否定或肯定。“欢则加诸膝，怒则报诸渊”，朝秦暮楚，一时一个样，这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。望风捕影，道听途说，随便怀疑一个同志，就更加要不得。其次，不要把人看死，特别是要正确看待犯有错误的同志。错误这个东西，同其它事物一样，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，也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消灭，关键在于“条件”，要满腔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创造这种条件。犯过错误的同志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增加了“免疫力”，以后就可能少犯些错误或者不犯大错误，工作也可能做得更好些，不能歧视他们。死档案当然要看，但更重要的是看活的表现。雨果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冉阿让，青年时想救活快要饿死的外甥，偷过一次面包，就被送进了监狱。他本来是无罪的，但却成了终生罪犯。虽然他救过不少人，当过市长，施过德政，有过不少贡献，但在那个悲惨世界里，却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，那个有着象猎犬般眼睛的侦

探沙威，追踪他一辈子。当然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，绝不会再让冉阿让的悲剧重演了。但是，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把人看死，不准改正错误，不准革命，充当假洋鬼子，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到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看不到前途，这并不乏其例的。再次，对于干部既要使用又要培养。一个干部的成长，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组织上的培养。韩愈说“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”，也就是搜罗人才和造就人才。“刮垢”就是刮掉干部身上的尘垢；“磨光”不是把干部身上的棱角统统磨掉，使之八面玲珑，而是使干部去掉灰尘，精神上焕发出光辉来。考验干部是必要的，但不能以“考验”为名，行阻碍干部发展之实。长期“考验”的结果，造成干部队伍日益老化。五十年代的县科级大都二、三十岁，处以上干部三、四十岁，而现在干部年龄一般都上升了十岁！有一个处级单位四位领导干部，平均年龄为六十六岁半！有一位同志从事教学工作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几乎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申请入党申请了三十年，硬是不被批准，原因是家庭问题复杂，需要“长期”考验。难道三十年还算短吗？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”（白居易），“烧三日”是必要的，但“辨七年”似嫌太久了，何况三十年呢，人生几见月当头！

我们的时代需要“创见”

日本鹤见祐辅在《徒然的笃学》一文中，向我们介绍了一位“英国的大历史学家”亚克敦，他“生于名门，得到悠游于国内国外的学窗的机会，那天稟的头脑就象琢磨了的璞玉一般的辉煌了”，“他的书斋里，井然排着大约七万卷的图书；据说每一部每一卷，又都遗有他的手迹。而且在余白上，还用了铅笔的细字，记出各种的意见和校勘。他的无尽藏的知识，相传是没